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啟與至甘誓

正義曰夏王啟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眾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啟啟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

傳夏啟至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啟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啟曰吾君之子也啟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啟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啟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

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

傳甘有至先誓

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啟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啟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啟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

何止義一  
爲名湯誓舉其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  
立名有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  
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 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  
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  
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  
言以敕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  
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  
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  
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



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

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

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敕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

傳五行至亂常

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而

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

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  
同姓則爲啟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  
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  
猶若伯夷國與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  
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  
傳用其至滅之

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  
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  
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  
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

傳左軍至其職



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士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葢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軍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工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

傳天子至不專

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

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尙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

傳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  
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傳孥子至恥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  
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子則孥  
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  
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啟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  
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  
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



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卽啟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傳啟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啟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豫滅其人君之德眾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

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卽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旣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旣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今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傳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

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傳述循至敘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



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  
戒以總之

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  
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  
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  
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  
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  
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  
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

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  
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傳皇君至失分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  
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  
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

傳言能至眾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  
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眾心也

傳三失至其微

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爲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傳作爲至鳥獸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云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



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其四至絕化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  
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  
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旣足用  
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有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荒廢  
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  
宗祀也

傳君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  
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

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  
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傳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厯  
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  
言絲繇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  
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  
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  
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  
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

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爲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

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慚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傳仇怨至國乎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媿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媿忸怩羞不



能言心慚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慚媿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羲和至胤征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

傳羲氏至甲乙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於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

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  
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  
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  
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厯數以紀天時不存厯數  
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傳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  
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至徂征

正義曰惟仲康始卽王位臨四海肩國之侯受王命爲  
太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

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

傳羿廢至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旣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旣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

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疏矣

告于至常刑

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眾曰嗟乎我所有之眾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

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

傳言君至常法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傳道人至文教

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  
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  
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  
蓋訓適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  
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  
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  
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傳官眾至失常

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

規闕平等有闕猶尙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

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諫尙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



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主厯之官爲厯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尙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

傳顛覆至之誅

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



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盾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

傳倣始至所主

正義曰倣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厯數厯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

傳辰日至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

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其爲大火言辰在房  
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  
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  
見麻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  
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  
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  
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



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  
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  
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  
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  
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  
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  
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  
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  
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  
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



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脗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日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麻乃以癸亥爲朔是造麻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麻後天時也後卽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至戒哉



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  
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  
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處所及濫殺無辜故  
假喻以戒之火炎岷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  
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  
滅其爲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  
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得  
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  
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  
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  
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



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涵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岷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

傳逸過至於火

正義曰逸卽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

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善故  
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  
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眾之盡也眾皆死盡  
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  
故以渠爲大魁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  
源出於此

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  
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

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傳十四至國都

正義曰周語曰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立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



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上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上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



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止遷焉以相土之居商止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止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

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止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傳告來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旣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

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傳葛國至於葛

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  
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  
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  
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  
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  
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



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傳伊尹至於桀

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閒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閒也與此說殊傳鳩方至曰遇

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



年穀梁傳文也

尚書正義卷第七

尚書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至湯誓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陬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眾史敘其事作湯誓

傳桀都至之南

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



躬暨陽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  
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  
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  
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阪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  
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  
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  
言陟當是山阜之地厯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陟在  
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  
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  
于鳴條之野陟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

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  
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慚而且懼故  
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  
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慙  
誓眾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

傳地在至拒湯

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  
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  
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  
朥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朥在定陶於義不得  
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

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  
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  
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  
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  
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  
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  
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



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  
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  
誅之桀旣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  
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眾卽汝  
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眾人舍廢我  
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  
貨財我惟聞汝眾言夏氏旣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  
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  
眾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  
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  
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



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上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上爲

號何以不名商止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旣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郃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秦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旣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秦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

稱王亦謬也

傳稱舉至順天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眾人守常之意也

傳今汝至之言

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

傳君桀至賦重

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



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眾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眾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眾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



日日是日何嘗喪乎曰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  
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  
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  
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傳古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旣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  
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啟承舜

禹之後刑罰尙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  
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  
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槩鄭意以  
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  
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  
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槩人之官引此  
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  
非緣坐者也

湯旣至臣扈

正義曰湯旣伐而勝夏革命剝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  
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

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慚媿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勅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慚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士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旣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下若作誓之前不得云旣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旣成粢盛旣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



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尙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卽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傳言夏至皆亡

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傳三媿至寶之

正義曰湯伐三媿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迹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媿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媿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朥故傳言自三朥而還不言歸自三朥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遂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朥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傳爲湯至之後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辭之皇祖奚仲居辭以爲夏車  
正仲虺居辭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己慚之  
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  
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  
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  
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  
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  
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  
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



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

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辭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至厥師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眾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己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尙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卻說已過之事肩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



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

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日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

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己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媿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眾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疏也漢代儒者說九族

者二案禮戴及尙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尙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九  
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  
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  
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  
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湯誥第三

湯旣至湯誥

正義曰湯旣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  
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  
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  
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  
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  
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  
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降衷于下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  
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  
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

弗忍荼毒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  
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  
喻苦也

敢用玄牡

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  
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  
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  
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  
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  
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  
敢用玄牡卽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

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其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選也述前所以申遂故事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

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也桀爲殘虐人不  
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天命至允殖

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卽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旣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  
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  
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傳此伐至眾心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  
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



尚正義八  
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  
求眾心

惟簡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  
也

咎單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  
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  
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  
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伊訓第四



成湯至祖后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祖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卽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

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旣得此經作帝王世紀

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  
不可用傳記小說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  
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  
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  
祠喪于殯歛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  
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  
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  
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  
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



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  
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  
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  
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  
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  
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  
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  
傳先君至禳災

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啟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

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  
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  
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至自亳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  
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  
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  
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旣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  
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  
也

立愛至四海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  
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  
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  
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卽孝經所云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  
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卽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  
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先民時若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



何止義八  
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  
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  
也

檢身若不及

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敕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  
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

曰敢有至蒙士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  
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眈



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末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

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

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  
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

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  
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  
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  
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  
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



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聖謨至孔彰

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爾惟至厥宗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

傳苟爲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卽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上第五

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

傳不用至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

傳湯葬至日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徒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尙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



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至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

傳阿倚至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為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



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惟尹躬

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旣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

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  
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  
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  
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  
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  
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  
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

傳未能至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旣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



冀其終從己也

伊尹至世迷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卽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旁

何止義八  
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善也  
傳往入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  
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  
能終信德也

太甲中第六

惟三至于亳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  
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卽位卽以其年爲新君之元  
年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

也如喪服息卽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



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傳速召至其身

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傳孽災至可逃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也蟲豸之類謂之



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  
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道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  
相避逃謂之道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  
穀生朝高宗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  
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  
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  
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  
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  
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

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卽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

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並其至無罰

正義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傳言當至聽德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



準其事相配爲文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具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

傳言安至所法

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



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

惟明明后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

慎終于始

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卽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傳胡何至其正

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

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  
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  
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  
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  
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一人而已

傳成功至安之

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旣成功不知退謝其志  
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  
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  
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

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  
退心也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旣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  
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己君臣  
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  
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  
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旣放太甲  
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  
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

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曰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卽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至于德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



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  
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  
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卽政  
蓋太甲居亳之後卽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  
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  
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  
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  
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

祖甲卽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旣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己爲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王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九有以亡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傳享當至天命



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閒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惟吉至在德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



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正至惟一

正義曰上旣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旣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卽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旣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

尚正義八  
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  
傳其命至勿怠

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  
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  
戒王勿懈怠也

傳言德至之義

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  
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  
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  
傳官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罔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卽是非其人任官是用入爲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良充之

傳言臣至其人

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



傳其難至乃善

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卽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嗚呼至觀政

正義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尙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爲善政也



傳天子至觀德

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放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

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己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其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無自至厥功

正義曰旣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自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至作沃丁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

傳沃丁至禮葬

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至四篇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  
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徵伊陟以  
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  
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乂也伊陟不先  
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  
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  
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  
而後告太戊

傳伊陟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

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  
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  
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  
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  
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  
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卽滿拱所  
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  
有青眚青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  
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

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

傳贊告至臣名

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至原命

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直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顥



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傳亶甲至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

相地遷于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  
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  
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  
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  
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  
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旣毀於  
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  
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  
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  
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

丁廩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  
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  
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  
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  
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正義卷第八